

疯头丛书

昵称。是溺爱、嗔怪，也是亲密无间，隐含无限期待与热爱。

麻烦的青春
快乐的成长

● 风靡德国的时尚青春读物

● 销量突破150万册

● 荣获德国多项全国文学大奖

● 德国各大书店长期在显著位置特辟展示橱窗

柠檬色舞会

[德] 碧扬卡·敏特·柯尼西 著

马怀琪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疯丫头丛书

柠檬色舞会

NINGMENGSE WUHUI

[德] 碧扬卡·敏特·柯尼西 著

马怀琪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02-110

Bianka Minte-König, THEATERFIEBER © 1999 by K.Thienemanns
Verlag, Stuttgart - Wi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柠檬色舞会/(德)碧扬卡·敏特·柯尼西著;马怀琪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03.1

(疯丫头丛书)

ISBN 7-80679-097-7

I.柠… II.①碧…②马… III.长篇小说—德国—当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983 号

责任编辑:陈 邕 余 人 封面设计:中央美院版画系综合材料工作室
责任校对:张 莉 责任监印:梁任岭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北京中铁建印刷厂

开本: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16千字

版次:2003年1月第1版 印次: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2 000册

定价:1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771-5864694 5863291

目 录

- 第一章 幸福无常 / 2
- 第二章 新戏开场 / 26
- 第三章 校园狂热 / 48
- 第四章 踏上光滑的地板 / 71
- 第五章 亲吻和角色 / 95
- 第六章 艺术不等于生活 / 117
- 第七章 家里也不平静 / 145
- 第八章 阴晴难料 / 174
- 第九章 幸福展现出多种面孔 / 202

亲爱的日记：

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我爱上了布约恩，而且他也显然爱上了我。三个月以前他成了我们的邻居，从那以后我们天天见面。他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要好上几千几万倍！他多才多艺，擅长音乐，浪漫、风趣、强壮、勇敢，总而言之完美极了，具备了梦中情人应该具备的一切。最主要的是，他不是梦，而是真实的存在，就住在拐角那里。还有最好最好的就是，一个月之后，我们将要一起去上舞蹈课，和汉娜、朱莉、弗丽绮以及她们的男伴一起。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了吧？

你的 维妮



第一章 幸福无常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

我简直无法相信,布约恩刚才都跟我讲了些什么。我们坐在教堂旁边的围墙上,身上洒满春天的温暖阳光,舔着今年的第一支冰糕。刚刚还是那么美味可口,但此刻却没有了滋味。

“维妮,你要知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被选中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这样的奖学金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

可谓凤毛麟角!臭转什么呀!就算是坐在教堂的墙头上,也用不着这么故作庄重。另外,即便是被选中,也应该首先是被我选中的,其他任何事情,管他是眼圈周围长毛的猫头鹰,还是为才华横溢的音乐家颁发奖学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委员会,最多也只

能放到第二位。所以,不管是谁,都不允许随便选择,谁都没有这个权力!或者退一步说,几乎没有这样的权力,因为毕竟我不能就权力本身与他争论,而且他也在坚决地捍卫他的权力。

“维妮,这笔奖学金可以供我在美国生活六个月,而且是在真正一流的新奥尔良学院。你想想,那是新奥尔良!”

他说这个城市名字的时候,就像在进行爱情表白。我顿时感到惘然若失。一个男孩子,在暖洋洋的春天的阳光下,坐在自己女朋友的身边,与此同时竟然能对一个远在美国的陌生城市心醉神迷?

“当然了,如果这个城市叫新奥尔良,而且这个男孩子希望成为一个音乐家的话。”他对我惊慌失措的质问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他又给我讲述了一遍,他如何在音乐老师的帮助下,费了多大力气去争取这笔奖学金;他作的一支小小的曲子竟然受到那个委员会的高度赞赏,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是啊,对他来说这的确不错。我并不是嫉妒他,真的不是。我衷心希望他获得世界上的一切成就,我也认为他谱的曲子极其出色,但也没有必要马上远渡重洋、长年累月到异国他乡去漂泊呀!他越是高



兴,对这件事情越是痴迷,我就越难以忍受。我只知道一点,布约恩要抛开我了!尽管红日高照,我却冷得浑身发抖。化了的冰糕滴到我的牛仔褲上,又黏又稠,像是亮晶晶的泪珠。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打从去年秋天开始,我们之间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现在却成了这样!布约恩,我的初恋情人,即将插上翅膀飞走,要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他很有可能就此跑到宇宙中去,够得着的程度基本上和宇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等于零!现在我该跟谁去上舞蹈课呢?总不能从我们班里随便找一个什么家伙就去吧!

“你根本不为我考虑。”我恼怒地说。

“你的冰糕化了。”

“化就化呗,有什么关系!”我噙着嘴,极力忍着眼泪,没好气地说,扬手把它扔到教堂的花园里,让乌鸦和松鼠们去抢吧。

“不要让我这么为难好不好,”布约恩叹了一口气,也把他的冰糕向后一丢,“不就是半年的时间嘛!”

说得轻巧!谁知道半年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舞蹈班的事情怎么办?你告诉我,我应该找谁去做伴?去找罗比?”这样的前景真是恐怖!一想起这个头发耷拉在前额的罗比我就恶心。他是我们班里

的头号色狼,打去年秋天起,他的眼睛就一直盯在我的身上,一开始还只是讨好谄媚,但渐渐地越来越成问题。最后,费了好大的劲儿,在布约恩的帮助下,我才总算摆脱了他那贪婪的魔爪。

布约恩试图就事论事:“你肯定需要再找一个人,但不一定非找罗比不可。”看得出来,最起码他也不喜欢这个想法!

再找一个人!你让我找谁去?就算使出浑身解数,在我们班里又能找到谁?凡是像模像样的都已经有人了。弗丽绮连艾利克这样的人都要依恋,仅仅这一点就足以看出,这方面的选择余地是多么有限。最近的一张全班合影也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中间是汉娜、朱莉、弗丽绮和我,在我们周围,除了一张张长满脓疱的面孔和由于面对镜头的羞怯而扭曲变形的怪相,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了。惟有罗比显得十分自负,额前的鬓发油腻腻的,眼睛闪着绿光,面带奸笑地看着镜头。嗯,拉尔斯还勉强看得过去,但他那种德意志种族主义的心态隔着十里地就能让人感觉出来:剃着大光头,身穿战斗服,脚蹬野战靴,浑身上下透着一种对于柔情的渴望。这还是在舞池里。拉倒吧!至于奥利和施罗提更是不值一提。奥利从来都是懵里懵懂,而施罗提除了知道抽烟以外脑袋里什



么也没有。另外，从心里讲，我也只愿意跟一个名叫布约恩的人一起跳舞。

布约恩从墙头上跳了下来，站在那里，又高又大，强壮有力，上身穿着宽松的T恤衫，下身是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他的头发几个月之前剪的是平头，染成了淡蓝色，现在又长了起来，像夏天里成熟的麦穗。当他那蓝色眼睛里射出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他实在不该这样对待我。我的忧虑和怒气重又交织在一起。

“你根本不爱我！”我怒吼道。

但这最后一招也没什么作用，维妮的爱情怎能比得上新奥尔良的诱惑。布约恩把我从墙头上抱下来，拉到自己身边，用忧郁的目光看着我。干吗这么看着我，我心里想，这样盯着人看也太不绅士了！

“维妮，”他说，“你心里很清楚，并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是非常喜欢你的，真的。但我们现在还很年轻，不能整天如胶似漆地黏黏糊糊。我很愿意和你在一起，但如果我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会后悔一辈子。我知道这一点。很可能到某个时候，我会开始怪罪于你。你想一想，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的友谊还能长久吗？”

他说完以后便沉默不语。他这个人本来话就不

多,所以这番话更显得分量沉重。他伸出胳膊搂住我,要是平常,我会觉得这个动作情意绵绵,但现在却感到很不舒服。可是,它仍然在我身上引起一种强烈的渴望,真想趴在他宽阔的胸口上毫无顾忌地大哭一场,排遣一下心中的痛苦。等等,干吗要如此感伤?还是有点儿风度吧!于是,我坚决地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如果他想坚持就事论事,那就请吧,想怎么做就去做好了,我可不想在这种人面前痛哭流涕,像化了的冰糕似的。“保持镇静!”奶奶总爱这么说,“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会严重到让人失去镇静的地步。”

我使劲咬着嘴唇,几乎要咬出血来。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一个声音悄悄地告诫我,比如什么“你会后悔的”这一类的话,还是先把这个惊人的事件消化一下吧。明天早上回过头来再看一看,也许会清楚得多。我迈开大步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布约恩跟在后面,一句话也不说。我们之间笼罩着一阵抑郁的沉默,时间越长,越是沉重,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走到家门前的时候,我们又在栅栏旁站了几分钟。我们家住在左边,布约恩和他母亲吉娜住在我们这所房子的右厢房里。是不是应该再请他到我那儿喝一杯可乐?我踌躇了好一会儿,可一张嘴问的却是另外一



句话：“你的决定是不是不能更改了？你非得要到美国去？”

他坚定地望着我，说：“是的，我一定要去。”

我猛然一转身。

“那你走吧！”我大喊一声，拼命忍着重新涌出的眼泪。

我拉开花园的门，跑到屋门口，用颤抖的手掏出钥匙插进锁孔，然后冲进屋里，把门使劲一摔。几块墙皮落到地板上。一进我的房间，我就扑到床上，把脸埋在柔软的枕头里。很快枕头就被我的泪水湿透了。“布约恩，噢，布约恩，”我抽噎着，止不住一个劲儿地哭，“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我的眼前浮现出一片可怕的景象——一个没有布约恩的世界。在那里，到处是一些傻头傻脑的家伙，满嘴喷着污言秽语，但没有一个人有请我跳舞的意思。“不，不，不！”我号啕大哭，愈加自怜自伤，“我可受不了啊！”

一只温暖的小手抚摩着我的肩膀。

“什么事情让你受不了啦，维妮？”

这是闹闹，我的弟弟，又一次不请自来，想干预我的事情。

“这关你屁事！”我尖声大叫。

小东西深感委屈，气恼地转身离去。



“那就让你的眼泪淹死你!”他一边说,一边把门砰地一摔。这让我又一次明白了:男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女人,不管他是十六岁还是六岁!

“这不可能是真的!”弗丽绮说,看上去相当震惊。

“很遗憾,这是真的。”我叹了一口气。实际上,对我刚才向女友们简单扼要所讲述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愿意相信。

“这人就这么一甩手到美国去了,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朱莉真的非常愤慨。

“那你和谁去上舞蹈课呢?”汉娜的问题直刺我的心窝。

“哼,别跟我提你们那愚蠢的舞蹈课了,生活中比这重要的事情有的是!”

“啊哈,”弗丽绮极其激动,使劲咬了一口她的牛奶面包,“那你说说,都有些什么事?”

“行了,弗丽绮!维妮在恋爱!要是你爱上了一个人,而他突然跟你说,他要去周游世界,要过一年半载才回来看你,你还觉得挺美怎么的?”朱莉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满怀感激地看了她一眼,总算有人能够理解我这可悲的处境。



弗丽绮把剩下的牛奶面包咽了下去，推了推她的眼镜。本来，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及男女关系方面的事情，她总是看得一清二楚。但跟我不同的是，她还从来没有真正恋爱过。她和艾利克已经算是非常难得，以至我们几个谁也搞不明白，是什么把他们一次又一次连到一起的。不过反正不是爱情，这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就像姐姐和弟弟。”有一次朱莉曾经这样说，“他们从小学就认识，不知怎么的，弗丽绮总是觉得自己应该对他负责。”

“这样挺好，对于一生一世的结合，可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当时我曾平平静静地评论了一句。

但此时此刻，我却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不管是谁，只要一提到跳舞、布约恩或者爱情，我的眼泪随时都会奔涌而下，把我那让人无法相信的失败感和我自己统统淹没。

朱莉用胳膊轻轻搂着我，充满同情地说：“听我说，你们的关系虽然遇到了挫折，但我相信你不会因此而倒下。他不是和你一刀两断，而只不过是离开一段。”

“就是嘛！”弗丽绮又得了理，“等他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会更加美好。在他之前，你再找个人和你上舞蹈班不就得了。”



“弗丽绮!”

舞蹈课的事儿算是完了。整个玫瑰般的绚丽未来突然之间变得暗淡无光,而当初所有这一切曾经让人怀有那么多的期望。

大约是在两个月之前,午间休息的时候,汉娜顺口提过一句:“顺便问一下,托尼和我正在考虑,我们是不是一起去上一个舞蹈班。你们对此有何高见?”

不用说,我们大家都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当时的生活实在是平淡无奇,能够变换一下口味当然是大受欢迎。不过,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这件事要花不少钱,所以首先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

“我妈妈怎么也不会允许的。”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真是遗憾,不然的话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她肯定认为我还太小,不适合去参加舞蹈班。”听了我的话,大家先是爆发出一阵疯狂大笑,而我也觉得自己很蠢,但她们随即也蔫了下来。我们大家都不过十六七岁,只有罗比和拉尔斯满十八岁,拿到了他们的身份证。我完全想像得出,妈妈将这样论述她的理由:“没有身份证任何一家迪斯科舞厅都不会让你们进去,那你们到哪儿去跳舞呢?现在去上舞蹈班纯粹是白扔钱!”



“不行，”我又叹了一口气，更加感到希望渺茫，“妈妈肯定不会同意。”但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回去问一下。尝试是一种聪明的做法，我想，说不定就会有奇迹发生。

不过，我必须首先小心地试探一下布约恩对于跳舞的态度，以及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上舞蹈班。他要是不去，我当然也不会去。他已经十八岁，也许早已上过舞蹈班，这也就省得麻烦了。另一方面，他和他的家庭刚刚渡过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他的父母离了婚，母亲和新丈夫的关系紧张，刚刚换了住处和学校，所以，也许根本就没有心思去上舞蹈班。

“布约恩，”几个星期之前，当我们绕着小鸭湖像往常一样散步时，我试探着问他，“你上过舞蹈课吗？”

“舞蹈课？”布约恩，看着我，蓝色的眼睛里流露出少许疑惑。

“哦，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你会跳舞吗？你上过舞蹈班吗？”

“你说的是交谊舞还是……”他停住了脚步，又一次疑惑地看着我。

“都有，像迪斯科、恰恰、摇摆、华尔兹……”

“这些早就过时了吧？”

“这是你的看法，”我反驳说，“跳舞现在时髦得很。复活节以后我们班有一半人要去上舞蹈班。”

“你也去吗？”他问我，语气里带有一种很少见的弦外之音。

“当然啊，”我有些迟疑，“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也一起去的话。”这下总算表明了真实意图，现在就看他是回答行还是不行了。为保险起见，我又问了一句：“你是不是也没上过舞蹈班哪？”

他摇了摇头：“没有，在我们那个只种甜菜的穷地方哪有舞蹈班。”

我们继续往前走。他沉默不语，我等待他的回答，所以也默默无言。看样子他正在考虑。真有意思。是不是要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去学习舞蹈，作这个决定真有这么复杂？一群大雁高声鸣叫着，飞得很低很低，几乎是擦着我们的头顶飞过，在水塘上方盘旋了一圈，落到了不远处的一片草地上。今年它们来得很早，很快就要开始孵蛋了。而此时此刻，像孵蛋的大雁一般在那儿冥思苦想的只有一个布约恩，而且思考的只不过是那个简单问题。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虽然你不是我们班的，这也没什么关系么！这是为学生办的舞蹈班，其他学校

